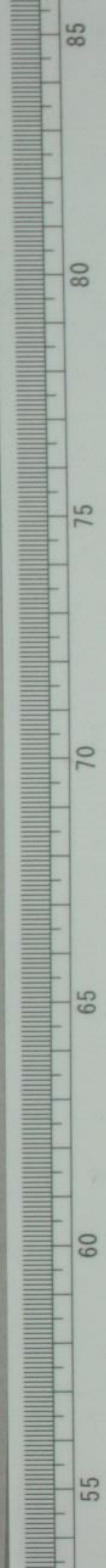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96



文庫 11
D 292
96

宋史卷四百一

列傳第一百六十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辛棄疾

何異

劉宰

劉燾

柴中行

李孟傳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

萬曆二十七年刊

神田東文庫

010190562641

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爲掌
書記卽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棄疾間與之
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衆千餘說下之使隸京義端
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旬我三日期
不獲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
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
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
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
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
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

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
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卽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
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僉
判棄疾時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
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
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
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
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
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
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翊奠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

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
有大畧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
政有功加祕閣脩撰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
湖北安撫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出
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
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
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
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
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
歛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
以聚歛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
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
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勦除明年剗盪譬之木焉
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彌
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
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
故事自爲文過之地詔獎諭之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
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頽悍抑武備空虛
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略無
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

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
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
未決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
建左翼例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二牙密
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
詔委以規畫迺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二
千人馬軍五百人僉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
五萬以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千
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
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歛
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
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
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
問湏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
祠外應居民家取溝甃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歎伏軍
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嘉右文殿脩撰差知隆
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
衢曰閉糴者配疆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
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
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檣而至

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拯助幕屬不
從棄疾日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卽以米舟十之三予信
帝嘉之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冲佑觀紹熙二
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脩撰
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爲憲時嘗攝帥每歎曰福
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
急緩柰何至是務爲鎮靜末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勝
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
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卽糴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
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
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藺劾其用錢
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慶
元元年落職四年復主管冲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
浙東安撫使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
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繆舉降朝
散大夫提舉冲佑觀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
免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今赴行在奏
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賜對
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棄疾豪爽尚氣
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間詔書曰

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讐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讐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帥長沙時士人或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爲大理卿時同僚吳交如死無棺歛棄疾歎曰身爲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旣厚賻之復言于執政詔賜銀絹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樵歌熹書克已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枋得請于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
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
擬異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迺遷國子
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
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異奏與丞
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右
正言時光宗愆于定省異入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
姦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峻又不報旬外授湖
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長蠻侵擾邵陽異募山下捕首
亂者蒲來矢以衆來降尋爲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

卿召改祕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等
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
妖侂胄不悅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以異在言
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
知夔州兼本路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
米椿積立循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
其聲如雷異日戌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
西北化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旬祠以寶謨閣待制提
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閑予祠
者再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言

近日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盡行其言陛下閔念饑民藥病殞死遐荒僻嶠安得實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弊阜通商米不如稍寬關市之征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爲禮數無以爲風俗廉耻之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異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旣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詔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爲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歲旱帥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坐右曰母輕出文引母輕事董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疏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爲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

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句者勞而語之故託以它事繫獄鞫之句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句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爲歸牛以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日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愬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

日遂得其情父喪免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啓鄧友龍薛叔似極言輕挑兵端爲國深害迄如其言爲浙東倉司幹官職事脩舉亟引去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辟之入幕宰辭曰君命召不往今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示決不復仕理宗初卽位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拜改秩予祠之命辭秘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

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
略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
王遂且俾宣撫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
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
奏事訖不爲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
人人如哭其私親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
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爲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
食凡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類靡謁不獲某無
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
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

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爲旣竭其力藉
質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毀淫
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於鄉人者無不爲也
宰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旣竭日力
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文集語
錄行世

劉燾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乾
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燾正版權吏不容姦調饒
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汙燾而已自以賊抵罪去都
天坑冶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燾貽

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爲叢冢以葬調
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
稅甲葉鈔鹽軍期米等錢大脩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
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爲差通判潭
州未上丁父憂僞學禁典爚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
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同
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脩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
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
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脩
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
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薪春未
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通欠亭戶錢十萬轉運
司五萬爚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之敝客
丁錢之敝小官奉給之敝舉留守令之敝吏商之敝召
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
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
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褚幣轉對言願於經
筵講讀大臣奏對及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
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脩明軍
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

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爚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喪追推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脩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僞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備積以備凶荒禁科歛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

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脩注官論貢舉五敝兼權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爲異爚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謹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爚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爲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

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門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旣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節謝絕金使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

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爲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諡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藁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爲大帥而稱人爲思主恩相心竊耻之母汗我攝昭州郡事蠲丁錢減苗斛賑饑羸轉運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屬邑歷柳象賓入邕管問民疾苦先行而後聞捐鹽息以惠遠民嘉定初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正升博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包苴成風今舊習猶在宜舉行先朝痛繩臧吏之法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覆試胄子舍選有挾勢者中行力言于長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濠營砦器械糗糧百爾具備

治行爲淮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朝廷
大槩謂邊兵宜如蛇勢首尾相應草寇合兵大入則鄰
道援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旣多雖危不敗又
言淮襄土豪丁壯往者用兵傾貲效力者朝廷吝賞失
信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兼
提點刑獄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脩禦尤宜周
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夜與民爭利中行諷之不
聽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征官黥務吏甘澍隨至官取鹽
鈔贏過重課日增入中日寡鈔日壅中行揭示通衢一
錢不增商賈大集改直祕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營

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
實舊額二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
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琪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
興有功以厲宿將上關朝廷下關制閭遷江東轉運司
判官旋改湖南提點刑獄豪家習殺人或收養亡命橫
行江湖一繩以法華亭令貪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笑曰
此欲斷吾按章也卒發其辜入爲吏部郎官以立志啓
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
壞吏緣爲姦中行遇事持正不爲勢屈由是銓綜平允
擢宗正少卿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

則以剛德除權姦今者顧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爲夫剛
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
鑒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寵
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
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頗厭人言於是臣下
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
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
孟春大雨震雷霜雹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喪師淮甸
震洶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今日之事
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
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
不卽報脫有關誤咎當誰執調秘書監崇政殿說書極
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
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謂欲結
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厯法則小
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爲又
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
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
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月之
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爭爲妾婦之道則

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已不敢言亦且併絕人言矣大臣爲附會之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爲誣真怯者譽以爲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秘閣脩撰知贛州治盜有方境內清肅句祠得請以言罷理宗卽位以右文殿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帶卒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李孟傳字文授資政殿學士光季子也光謫嶺海孟傳才六歲奉母居鄉刻志于學賀允中徐度皆奇之而曾幾妻以其孫龍大淵黜爲浙東總管知孟傳爲名門子解后必就語孟傳正色辭之幹辦江東提刑司易浙東常平司母喪免調江山縣丞棄去監南岳廟行在編估局未上改楚州司戶叅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屬吏徐積墓在境內蕪沒旣久加葺之脩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知象山縣守薦爲邑最從官多合薦之主管官告院與同列上封事請詣比宮又移書宰相遷將作監主簿丞相趙汝愚初當國適大侵遣孟傳按視江池鄂三大軍所屯積粟道除太府丞旣復命汝愚去國黨論起而孟傳奉使無失指面對言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所過民生困窮衣食不贍國之

安危以民爲本今根本既虛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
聖念時韓侂胄連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吳璠與侂胄
有連姻因言臺諫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
夫爭之鼎鑊且不避兼考功郎復因對言國家長育人
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既成而後足以供
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優功能尚
薄而意以馳騫於臺閣不稍有以扶持正飭之其敝將
甚又言武舉及軍士比試專取其力臨敵難以必勝唐
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爲等
級宜采取行之韓侂胄與孟傳故嘗致侂胄意孟傳謝
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慙而退請外知江州獄訟
止息侂胄不悅勾歸復知處州遷廣西提點刑獄改江
東提舉常平移福建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
能益招徠忠讜以扶正論故人有在政府者折簡問勞
勤甚孟傳逆知其意卽謝曰孤蹤久不造朝獲一望清
光而去幸矣對畢卽出關至閩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
莩侂胄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
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
以倉部郎召又辭遷浙東提點刑獄未數月申前請章
再上加直視閣移江東不赴主管明道宮進直寶謨閣

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誠其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彙左氏說續史雜志記善記異等書行世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大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重華宮柴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偽學劉燾表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孟傳所立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所謂鴻飛冥冥者耶

宋史卷四百一終

宋史卷四百一

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陳敏

張詔

畢再遇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陳敏字元功贛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贛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擢閣門祇候時閩地多寇殿司

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敏
爲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有三處悉分兵
扼之盜發輒獲贛州齊述據城叛嘯聚數萬將棄城南
寇敏聞之曰贛兵精勁善走嶮若朝廷發兵未至萬一
奔衝江湖閩廣騷動矣不俟命領所部馳七日徑抵贛
圍其城踰月朝廷命李耕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
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
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尋丁母憂詔起復以所部駐太
平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來攻成閔爲京湖路招討
使以敏軍隸之升馬司統制軍于荆漢間敏說閔曰金
人精騎悉在淮汴都必無守備若由陳蔡徑擣大梁潰
其腹心此救江淮之術也不聽從閔還駐廣陵時金兵
尚未渡淮敏又說閔邀其歸師復不聽敏遂移疾歸姑
孰孝宗卽位張浚宣撫江淮奏敏爲神勁軍統制浚視
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浚欲
以敏偕行敏曰盛夏興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
我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浚不聽令敏屯盱
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詔
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
知軍事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焚其舟追至沛城復敗

之乾道元年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
事居歲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效鷹犬况敵情多
詐和不足恃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
仍請更築其城乃落常階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爲四
軍升敏爲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
敏至郡板築高厚皆增舊制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
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四年北界人侍
旺叛于漣水軍密款本朝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
義以復中原上以問敏敏曰旺欲假吾國威以行劫爾
必不能成事願勿聽適屯田統領官與旺交通旺敗金

有間言上知非敏罪乃召敏爲左驍衛上將軍言事者
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
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爲
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
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
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
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
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兩朝
司命願朝廷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
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

宋史卷四百二 列傳 三十一
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授忠州團練使罷爲福建路總管改江西路總管贛州駐劄月餘朝廷命往福州揀軍又命還豫章教閱江西團結諸郡人馬俄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繼復蘄州防禦使再除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復光州觀察使以疾卒特贈慶遠軍承宣使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荅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挺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以關外去興元遠緩急恐失事機復請分東西爲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爲從官時每奏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蓋汝愚之意欲以吳曦爲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行也汝愚旣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爲成州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六年卒郭杲代之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也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八

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
行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
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開
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
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爲前鋒
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權
塲塞城門爲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
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卒激以忠
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
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

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
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北爾等
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旅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
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
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卽得一刺史繼
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尋除
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復遣孝慶等繼之命
再遇以四百八十騎爲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裹
劄旋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
已爲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于鳳

鳳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
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
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
郭李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
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
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
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
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脇金
將墮馬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三十餘
里乃火靈壁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
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追諸軍乃可安
行無虞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邪還泗州以功第一
自武節郎超後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丘密代
鄧友龍爲宣撫使檄倪還惟楊尋棄泗州命再遇還盱
眙遂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統制兼守如故以鳳凰
山功授達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騎步數萬戰船五百餘
艘渡淮泊楚州淮陰間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張
貴代之再遇旣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
定盱眙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
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謀知之曰敵

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携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宵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烏古倫帥勒蒲察元奴等二十三人金人復自黃狗灘渡淮渦口戍將望風遁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將曰楚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東軍馬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並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戶完顏蒲辣都千戶泥龐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垣木決壕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旣而紇石烈都統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湏臾矢集樓墻如蝟獲矢二十餘萬紇石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閑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復來乃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滁大雨雪乃旋獲騾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

京東招撫司事還至揚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爲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爲輕馬甲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務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駕馭得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再遇所薦張健雄恃勇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嘉定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田里賜詔不允除保康軍承宣使降詔獎諭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神觀六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贈太師諡忠毅再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寢兵無所自見一旦邊事起諸將望風奔衄再遇威聲始著遂爲名將云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淳熙間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詣闕陳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丁外艱服除辟利西安撫司幹辦公事調曲水丞吳挺爲帥知其才邀致之改秩知新繁縣丁內艱服除知小溪縣通判隆慶府嘉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張鼎發常平粟振之尋又鑿石

徙溪自是無水患知大安軍歲旱民艱食丙以家財卽下流糴米數萬石以振事聞詔加一秩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繼而松開府漢中道三泉夜延丙議丙又爲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爲其父客素知曦旣而曦奏丙爲隨軍轉運司居河池時梁洋義士方襲取和尚原旋爲金人所奪守將棄甲而走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繇西河入成州師潰曦置不問金人肆掠關外四州如踐虛邑軍民莫知死所曦已潛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還興州劉丙魚關已而檄還武興十二月丙寅金人持其詔及金印至置口曦密受之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馳書諷松去癸酉曦受金詔稱蜀王榜諭四川二年正月甲午曦僭號建官稱臣於金以其月爲元年改興州爲興德府以丙爲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爲琰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事旣熾丙不得脫度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曦語見巨源好義傳徐景望在利州逐土人擅

財賦丙遣弟煥往約諸將相與拊定及景望伏誅軍民無敢譁者於是傳檄諸道按堵如故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三月戊寅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函曦首級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及所匿庚牌附驛朝廷初聞變莫知所爲韓侂胄與曦書亦謂嗣頒茅土之封亟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於是密降帛書曰安丙素推才具有志事功今聞曦謀不軌爾爲所脅諒以凶焰方張恐重爲蜀禍故權且從之爾豈一日忘君父者如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卽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無所吝更宜審度機便務在成事以副委屬之意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辛丑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詔獎諭恩數視執政如帛書旨也時都統孫忠銳由鳳州進攻大散關不克統領強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砦四月癸丑克之忠銳貪功吝財賞罰迷繆大失軍心且速還鳳州以關鑰付庸將陳顯癸酉大散關復陷巨源自請收復丙遣朱邦寧佐之丙深惡忠銳檄赴司議事欲廢之巨源至鳳斬忠銳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僞進表之罪聞于朝先是以誅曦功巨源補朝奉郎與通判差遣

巨源遣其親校傅檜愬功于朝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
疏劄聞至是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
兩卽授四川宣撫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恫疑虛喝
以攻爲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兵獵撫諭四川時沿
邊關隘悉爲金毀丙遺時相書謂西和一面已脩仇池
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則
不可欲越則不敢若西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
州黑谷南谷亦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距天水十里
所見劄白環堡與西和相爲犄角又增堡鷄頭山咸以
民卒守之及修黃牛堡築興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秋防
原尤爲險絕紹興初州治于此宣撫吳玠嘗作家計砦
前卽馬嶺堡正扼鳳州之後凡此數堡旣堅金人決不
敢近爾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
之裏如大安亦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爲掩擊之備矣又
云見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墓逮
事定則係之尺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直爲
守計則精選五萬人亦爲有餘好義守西和謂四州兵
後民不聊生請蠲租以惠創痍丙請于朝又以沔州都
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吳玠至挺曦皆有尾大不
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後

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變五軍隸副司
詔皆從之時方信孺使還金人和意未決且欲得首議
興師之人侂胄大怒上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至當激
勵將士戮力赴功侂胄既誅賜丙金器百二十兩細幣
二十匹進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
僚吏經量洋沔興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右丞相史彌
遠起復丙移書曰昔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
復蔣丞相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望閣下速辭賊
命以息議者之口論者趨之升太學士四川制置大使
兼知興元府諜知金人遷汴關輔豪傑款塞願降者衆
丙以爲此正冉閔告晉之時乃與宰臣書謂當興問罪
之師朝論憂丙輕舉乃詔丙益修守備七年丙使所愛
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王大才執九齡
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三月詔丙同知樞密院事兼
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知
潭州湖廣安撫使至官留意學校請于太常紉大成樂
而政尚嚴酷轉運判官章徠劾丙不報御史李安行併
徠劾之徠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
觀使遣閤門舍人聞人璵錫命賜旗節金印衣帶鞍馬
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

牛堡入武休關直擣梁澤至大安宋師所至輒潰散入巴山十二年聶子述代之時丙之子癸仲知果州子述卽檄兼叅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子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遇走匿民舍賊追九鼎殺之子述退保劔門檄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癸仲召戎帥張威等軍來會賊自閬趨遂寧所過無不殘滅丙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非得上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時四川大震甚於曩之變張方首奏勲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卽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丙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壁李篁時並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五月乙未丙至果州是日賊焚蓬溪縣已酉詔起丙爲四川宣撫使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使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事不任怨難以圖成將恐騰謗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從上白昔秦使甘茂攻宜陽至質之以息壤在彼魏使樂羊攻中山至示之以謗書一箠君臣之間似不必爾然自古及今謗以疑間而成禍以忌嫉而得况臣已傷弓於旣往豈容不懲沸於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爲解代宗有朔方

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甚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耀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俶擾未寬顧憂朕起卿燕閒付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誼不辭難朕之用人庶幾於唐宗卿之事朕無愧於李郭矣勉圖雋功以濟國事尋命丁煇改知興元府甲申發果州丙戌至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未幾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十七人以獻丙命巒王大才以祭九鼎七月庚子盡俘餘黨千餘人皆斬之庚戌班師迺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進直華文閣起復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明年進丙少保賜衣帶鞍馬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命官括之有文垓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糧料院俾之措置且以宣撫副使印假之而馮安世者又卽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丙書謂幕府舉辟當用經術信厚之士不可用冒喪之人且公八年鎮蜀有恩則有怨豈可人人而校事事而理自處甚狹恐貽子孫賓客無窮之累雖今日理財難拘故常然告絕產首白契許隱田伺富民過失糾鹽酒戶虧額報怨挾憤招權納賄者必且紛然而公任其怨丙復書曰關外雜買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置非

得已而不已儻皆清流何由辦事蜀士中如今弟嘉父
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矣其肯辦錢穀俗務乎劉德
脩嘗雅責楊嗣勳不能舉義誅叛嗣勳云德脩特未當
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
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械送大安窮治之先是
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將士趨秦
鞏鳳翔委丁焞節制師次于鞏夏人以樞密使寧子寧
衆二十餘萬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旣而攻鞏不克
乃已丙卒訃聞以少傳致仕輟視朝二日贈少師賻銀
絹千計賜沔州祠額爲英惠廟理宗親札賜諡忠定丙
所著有晶然集

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客益昌因家焉巨
源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之書應進士不
中武舉又不中劉光祖見而異之薦之總領錢糧陳擘
以右職舉爲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
邊忠義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
軍倉吳曦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
糧有遊奕軍統領張林者力能挽兩石弓隊將朱邦寧
身長六尺勇力過人皆爲曦所忌雖屢戰有功亦不加
賞林等憾之時林在置口邦寧在合江巨源因與深相

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 安傳檜之徒曦脅安丙爲
丞相長史丙稱疾眉士程夢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
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曰肯見我乎乃囑夢
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
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
傑乃滅此賊則丙無復憂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
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爲忠鬼夫復何恨巨源大喜曰
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當是時
李好義好問亦結李貴楊君玉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
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
月六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齷巷從
衛且千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圍之此其時也
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爲信巨源曰吾今先爲
長史言之來日僞宮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巨源以告
丙明日好義在僞宮見丙揖之丙曰卿與尊父同僚楊
省幹盛談才略旦夕以職事相委其謀乃決君玉先屬
其鄉人白子申擬詔文不雅馴巨源更爲之例用合江
倉朱記巨源好義憂事寢泄遂以三月乙亥未明好義
率其徒入僞宮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
戶欲逸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聞聞有詔皆卻巨源好

義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
權叅贊軍事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巨
源謂丙曰曦死賊膽以破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
復取好義亦以爲言丙慮軍無見糧巨源力言四州不
取必有後患自請爲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
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散
關俄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
叅議官丙素惡忠銳聞忠銳失守散關檄其還欲廢之
先命巨源偕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
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
銳附僞賀表聞于朝且待罪先是獎諭誅叛詔書至沔
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
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彥呐以在夔誅
祿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
判耶以啓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詎
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愬功于朝而
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
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威謀爲亂丙命喜鞠之
福彥威皆抵罪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
沔州州治俟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

有以發也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間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叅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巨源方與金戰敗于長橋丙乃移書召巨源巨源疑焉有梁泉主簿高岳成者巨源薦爲隨軍撥運來見巨源贊其歸巨源信之時輅已至沔六月壬申巨源還幕府丙密命輅收巨源巨源殊不知以爲謁已也語畢輅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就挽其裾巨源猶叱之則已爲驅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謂之曰若爲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間異時必有爲我明其事丙餉以肴酒巨源曰一身無媿死且無憾惟有妹未嫁宜撫念之癸酉巨源舟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者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指其地而語之曰此好一片葬地世顯曰安有是舟行數步謂曰宣叅父曷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又曰宣叅荷械已久盍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斷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殮聞宣撫司後數日丙命瘞之巨源死忠義之士爲之扼腕聞者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爲文以吊其辭尤悲切巨源之屬吏也李璧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洵洵封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初巨源與

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爲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先祖書述丙酬答之語鋟梓競傳之丙已弗樂浸潤不已遂成此禍成忠郎李珙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爲之訟寃朝廷亦念其功賜廟褒忠贈寶謨閣待制官其二子制置使崔與之請官給其葬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大中六年嘉熙元年理宗特賜諡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李好義下邳人祖師中建炎間以白丁守華州積官忠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軍統制好義弱冠從軍善騎射西邊第一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開禧初韓侂胄開邊吳曦主師好義爲興州正將數請出精兵襲金人曦蓄異謀不納未幾關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散關曦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青坊聞變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可以所謀告之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又密結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等女弟夫楊君玉亦與知好義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慎毋泄留其母以質好義兄弟謀曰今日人皆可殺曦皆可爲曦曦死後

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
史安丙以主事蓋曦嘗授丙偽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
兄弟有是謀也既而君王與李坤辰者來坤辰因言丙
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結忠義欲圖曦好義遂遣君王
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
乎此人既來斷曦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
巨源傳廼約彪術貴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
帝好義夜饗士麾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姓拜決于
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
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
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
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
如何衆皆踴躍旣行小將祿禕引十卒來助各以黃帛
爲號好義誓於衆曰入宮妄殺人掠財物者死時僞官
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爲宜撫
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衛千兵皆棄挺而走
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聞外闕倉
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
貴前爭戶戶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
曦素勇有力撲貴仆于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

腰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出僞
官亟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
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贄之丙
大喜巨源輔行王喜忌其能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
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今不圖後悔無及
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忠
義響應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會合夾擊
金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
衆攻城親犯矢石人人樂死以少擊衆前無留敵金西
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籍
府庫以歸于官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
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氣皆沮好義以中
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以勞績上于朝特贈檢校少保
仍給田以贍其家後吳獵爲請諡曰忠壯好義喜誦孟
子及左傳以爲終身行此足矣誅曦時惟幼子植留家
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
不可欺曦旣誅好義集於丙家王喜後至心懷邪謀欲
刃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爲心及好義守西和
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
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旣殮口鼻爪指皆青

黑居民莫不寃之號慟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喜曦大將也貪淫狠悞誅曦之日不肯拜詔遣其徒入偽宮虜掠殆盡又取曦姬妾數人其後欲戕好義爲曦復讎丙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而恨猶未已嘗出兵於船柵嶺鋒未及交棄軍先遁金人遂由黑谷長驅入境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而死論曰陳敏善守畢再遇善戰張詔出使不辱國爲將得士心趙汝愚薦爲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之畔向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焉然丙卒以是殺巨源何其媚疾而殘賊也李好義失於周防竟爲王喜所圖宋知喜爲曦黨旣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爲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旼乎

宋史卷四百二

列傳第一百六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趙方 賈涉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淳

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寢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勸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為戒以兵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置以壯形勢進祕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兼權荆湖置司時金偏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脩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奏曰

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唐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

張興李雄韜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百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莫退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灤河進世興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化光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墮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

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葵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先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竝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入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賞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詣中守禦從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竝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于北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淮西樞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栢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

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陷詔趣方遣
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軍
至斬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士豪祝文蔚橫突入陣
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
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顯謨閣直學
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
制置大使歸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
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卧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
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墮于襄陽以端明殿
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諡忠
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
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
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
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
駭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
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
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子董凝范葵
范葵有傳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
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

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後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于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况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啗餒虎啗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傅翼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

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南渡門
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尙懷異志
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
山陽者旣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
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
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
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
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
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
至邢洛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
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
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
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
翟朝宗等爲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
貪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爲之用逮爲主
帥所爲反是積怨旣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爲幸
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
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蘄安慶甚危全
馳至遂定全至久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
遇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金人

于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余
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爲血前帥不敢
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
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珙還又得玉印文與璽
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
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
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
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李全卒以璽賞爲節度使涉又
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爲然
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
可勸邪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疆起視事金
將時全合連孛朮魯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
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
旣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
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太
半細軍喪者幾二十涉旣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
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
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
橫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
爲所擠以沒涉弱寇直父寃不避寒暑泣愬十年至伏

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棗陽京西制置使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太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投神勁統制又犯棗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羨藜者十路七八敵却走走追至十五里罷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兵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傅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垣者佯走金人爭垣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劔對樓鵝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氈列陳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而去棄旗甲輜重滿野大戰于范家莊金人敗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檢亢師禮酒都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衆自是與宗政世興無日不戰再興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千破浙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磴砦焚其城柵又敗其護駕

騎軍于灤河入鄧州破高頭敗其步軍五千騎軍五百
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二
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
金將從義者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興據門拒戰斬從義
遂圍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歸路砦于父長嚴陳以
待之搜勦殘兵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衲撻達金兵殲
乃斂髑髏立人頭塚尋以病卒子世達亦以名將稱官
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
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開禧二年金將完
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
吳獵奇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
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
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
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伏三所蹀血以戰金
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
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
棗陽軍初抵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
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
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

宋史卷四十三 列傳 十一
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
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
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
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
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
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隄火
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
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埽城運茅
蒿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棚
戰棚防城墮穿窬才透卽施毒煙烈火鼓鞴以熏之金
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剝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
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
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
五日成金人摘疆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
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
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
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斫至旻死傷
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
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
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

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闖入城內外合
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輔至三更金人橫屍徧地
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
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
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檄宗政圖之宗政
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
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爲荆鄂都統制仍
旌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廼於西北濠外瀦水爲濘以
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爲給田
廬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
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防
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
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
市勸哭子珙有傳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策選鋒軍騎兵也軍中馬料多匹
馬給米五石騎軍利其餘以自給總領覈實裁抑威逃
去帥郭杲使其父招之歸送隆慶府後軍效用威貧甚
賣藥自給或言其才勇乃令戍邊開禧用兵威與金人
戰輒捷屢以功補本軍將領吳曦旣誅遣將收復李貴
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橋遂取西和升

統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西入路乃升縣爲軍命威爲守屢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統制丁父憂服除帶御器械久之調荆鄂都統制襄陽府駐劄改沔州都統制嘉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犯狄池堡又犯白環堡威部將石宣董炤連卻之旣而金人犯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時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黃牛堡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人已破武休遂陷興元又陷大安軍先是利州路安撫使丁焞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焞聞之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復以兵敗金人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弟失威心柰何且金人在東非威地分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進救蜀且使進士田遂往說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金人雖敗未退威頓兵不動潛遣石宣等襲于大安軍大破之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殲焉俘其將巴士魯大將包長壽聞之宵遁興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焚利州殺總領楊九鼎破閬果入遂寧遊騎在潼漢界將窺成

都制置司謂賊勢欲西非威不可禦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劔縣至廣漢盛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自遂寧入普州茗山威進兵重圍絕其糧道晝夜迫之未幾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仕信會夏人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立等分道竝進威向秦州議初起威謂金人尚疆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龜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于利州終楊州觀察使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進克偏禪每戰輒克金人聞其名畏憚之臨陳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鵲眼威立淨天鵲旗以自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梃號紫大蟲圍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街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賈倍於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兵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為名將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為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眾故所至立功云

宋史卷四百三終

宋史卷四百四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開禧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汪若海

張運

柳約

李舜臣

孫逢吉

章穎

商飛卿

劉穎

徐邦憲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未弱冠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金人侵擾朝廷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二刻而文

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師若海謂河北國家重地常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怯懦以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敝屬康王起兵相州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爲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犄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卽以其書進欽宗用爲叅謀遣如康王所宰相何臬執異議以道梗爲辭不果遣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爲書以獻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縋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蚤卽位以圖中興一日間三被顧問補修職郎克帳前差使高宗旣卽位推恩改承奉郎遷江南經制使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迺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迂執政通判沅州以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數十萬跋扈不用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叅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得若海道中喜甚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卽馳往諭以成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允文大

感悟卽舉軍東下若海復爲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馬友同歸朝廷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成疑貳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遣宏書使刺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友羣盜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爲爲國家者當化盜賊爲我用不可失英雄爲國患因獻平寇策朝廷悉用之其後李宏爲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爲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復降湖湘遂安尋復承務郎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紹興九年復三京祇謁陵寢事還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太尉劉錡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辟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臯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滿遷湖北帥司叅議知道州陞辭得對上曰久不見卿卿向安在授直秘閣知江州丁父憂時方經略中原朝廷議起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豁達高亮深沈有度耻

爲世俗章句學爲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高宗嘗以片紙書若海名諭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父貫右通直郎累贈太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宣和三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監山縣丞縣關令運攝縣事縣與諸獠接壤因俗爲治吏民安之臨武寇與諸獠合大剽掠運親帥兵禽之遷潭州攸縣尉高宗南渡劇賊王在攄岐山潭帥徵兵戍岳運將二千人先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令不能支浚江撫諭使張匯劾罷之以運攝縣事運撥煨燼考版籍正租賦數月之間散除而民定紹興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黃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跳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督董師岳飛以招討舉兵擊之賊率輕銳徑趨武溪南興以臨鼎州城中大震運與大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張其勢賊宵潰澧賊雷德進柵險稱亂帥檄運討之運將都統梁吉等率兵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柵降其衆移貳濡湏金人犯廬壽等州大將駐兵淮壩以拒之運給餉未嘗乏絕歲餘以親老還江東寓居鄱旣而丁母及父憂服除起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

部使者奏升監爲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
功德於桂陽者衛颯唐羌等七人于學刻續顏氏家訓
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修德而務本召入對除
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召爲度支郎
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十餘萬緡請以十萬歸省額戶
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直可百
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荆湖漕司賣之以糴軍餉及
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事皆
施行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尋改大理少卿請正兩
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紹興永裕昭慈二陵官地與民
犬牙相入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納以免誤犯之罪尤
明於治獄獄爲之空拜刑部侍郎言諸斥逐累赦未還
者宜從湔洗諸申請條制多重復抵牾夫於太煩諸編
置不以赦原不以蔭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
翻異移送大理刀鋸數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
之又請廣儲蓄興鼓鑄脩屯田作鄉兵亦皆聽納兼權
戶部侍郎時久雨傷蠶麥及邊報有警詔侍從臺諫陳
弭災禦侮之策運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
視吾政之修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治之
善不善及宜邊淮建三大鎮以守之會金人渝盟特遷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
王
戶部侍郎以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寶自四明控
制海道衆論紛紜運直入贛決以爲上策金人果敗走
因上疏乞降詔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
督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襄
漢之間以爲內固以圖進取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
上勞師江上及駕還因入對固請補外乃授集英殿修
撰出知太平州當兵饑疾瀉之餘殫勞徠安輯之方嚴
斥堠攻守之備理財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令民賴以
安孝宗旣受禪運亦請老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尋授廣東經略不赴乃復祠祿乾道七年鄱
天饑運首發粟二千石以振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連
上章致政不許以疾卒贈少師左光祿大夫官其後三
人嘉定六年贈開府儀同三司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
官爲霸州教授徙睦州入爲辟雍正遷博士改宣議郎
充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爲學者
師慕提舉福建鹽事召對論內外學正次乞罷內外官
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授祕書省校書郎進著作
佐郎徽州司錄改通判宿州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
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尙書工部員外進左

司員外郎父憂去官服除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參謀
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
六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台州未赴徙嚴州兼浙西
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
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潰中屹保孤
城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
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
出無藝吏慢弗虔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
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
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
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
奏不進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
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又
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
敷請增諸路酒錢其半令提刑司椿管以備軍費皆從
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
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
事罷爲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祕閣脩撰金人歸侵疆
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旣而金人渝平傳檄河
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

宋史卷四百四
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竟先母兩月卒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爲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時朝廷旣罷兵而爲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儻無可和之義宰輔

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爲職豈未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侵饑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爲亟出慰勞遣之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寘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爲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爲母子兄弟如初間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踰三萬緡民病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期久近爲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銀坑罷雖父小戶猶敷銀本錢官爲償之天申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

不以煩民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
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
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
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
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
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爲學者稱之所著
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
語五卷鏤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
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柳
州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鈞薦於丞相虞允文梁克家
將處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李燾劉珙鄭伯
熊劉焯相繼薦之知萍鄉縣以治最聞除諸軍審計司
國子博士遷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熙元年遷
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
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伸論駁崇氣節省
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爲右正言建言都城之
民安居憚徙宗戚營繕寢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畝
怨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浙漕
沈誥見逢吉謝曰非正言潛計殆不可支初工部侍郎

兼知臨安府潘景珪結貴倖以進司諫鄧驛屢數其罪
景珪反以計傾之除驛匠監逢吉日優遷其官而罷言
職後來者且以言爲戒兩疏乞收驛新命不報併劾景
珪脅持臺諫蔑視朝綱景珪遂罷在諫垣七十日章二
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爲湖
南提刑以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爲孝宗攢宮按行
事朱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
與祠劉光祖與逢吉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
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日常所講論語今
安得卽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
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事相
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囚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
多不可用逢吉日熹議祀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
見其不可用寢失上意會彭龜年論韓侂胄專僭出補
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
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旣以論侂胄去
龜年復以論侂胄繼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
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胄見而惡之丞相趙汝愚
旣罷侂胄專國一日從臣扈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興
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呼侂胄至扈從者却入歛板

甚恭逢吉日既出復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
不揖而去會部中會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閣職逢吉
卽言於上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汗閣
職卽抗疏力爭之同列密以告侂冑時王喜之命實未
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諡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
義時稱孫氏三龍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
求言穎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

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敦頤祠會宜章寇爲亂
郡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爲郎奏穎有
協贊之功可大用乃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
初任郎召對者自穎始時樞密都承旨王抃以言者奉
外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欲已任調護以爲功孝宗
謂其言大訐久之不遷及奏考試官孝宗曰章穎可乃
知上猶記其讜論也頃之遷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闋添
差通判贛州除太常博士御史中丞何澹聞繼毋計引
不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澹猶未決去乞下侍從朝列
集議太學諸生攻之曰朝廷專設奉常議禮之所由出
也今不從議禮所由出之地反以議禮不公而欲侍從

朝列集議豈將啓逢迎希合而爲苟留進身之計乎除左司諫時左相留正去右相葛邲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事凡二十餘疏從官議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庶可兩留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始出穎屢疏請上問安重華宮悉焚其藁寧宗卽位除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侍郎韓侂胄用事穎侍經帟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爲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奏請待罪與郡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愚被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首遭斥逐端朝等皆被罪自是黨論遂起矣穎家居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劾罷之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再祠需次知建寧府侂胄誅除集英殿修撰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講對延和殿上歎曰卿爲權臣沮抑甚久穎乞修改甲寅龍飛事迹誣筆除吏部侍郎尋遷禮部尚書升侍讀詔穎以紹熙慶元譙令憲玉牒辨誣余端禮趙彥逾甲寅龍飛記及趙汝愚當時所記事考訂削誣從實上之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穎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爲窮達所移雖仕多偃蹇而清議與之方黨論之

興朱熹遺以書略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祿大夫諡文肅

商飛卿字暈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任無爲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韓侂胄柄國氣焰薰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卽丐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迂侂胄罷爲奉常請外以秘閣修撰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潛治所合戎騎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餽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浮苛糧饟時歛散稍稍以裕聞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劉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溧陽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浚喜卽奏閣免由是知之遣其子栻與游教授全州改官知鉛山縣以外艱去再知常熟縣簽判潭州王佐爲帥負其能盛

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爲及陳峒反所擒賊多穎計策帥上其功曰簽判宜居臣上召監進奏院進太常寺主簿遷丞兼兵部郎官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還澱水湖以泄吳松江二水禁民侵築毋使逼塞大流民田賴之就遷提刑以洗冤澤物爲任間詣獄察不應繫者縱遣之御史以介僻劾罷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口逃徙大半守乞蠲稅不報穎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初水敗楚州城修補未竟劉超欲移築穎因接伴金國使入對言國家何苦捐百萬緡爲軍帥幸賞地邪光宗從之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塲以額鈔抵賞陰耗餉計二十年無知此弊者穎究覈得之以所賣數論賞而總餉增羨遷司農少卿淮西總領前主計者請自爲都釀抱淨息而利贏餘其後稍虧反以大軍錢佐之邀雜江淮回易如負販狀穎以爲失于人之體遂罷之內府宣限旣迫每移供軍錢以應歲輸穎蒐吏弊汰冗員分月綱解自是不復那移尋除直寶謨閣江東運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正少卿遷起居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提舉興國宮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未幾知

平江府徑歸提舉興國宮起知泉州升華文閣待制請興國祠以歸興國祠滿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改元召赴行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在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獻穎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爲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孝宗嘉納之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踈近侍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興穎奏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言皆切中於時自浙西請外凡徙麾節十

餘年有以淹速訊之穎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侂胄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而穎謝絕之常言士以不辱身爲重其爲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叅政某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穎曰相公人才卽叅政人才也使果賢叅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叅政端禮也余繼相卒於善類多所全佑穎之助云

徐邦憲字文子婺州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寃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三遷爲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

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爲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需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相爲表裏也又上侂冑書侂冑惡其言嗾御史徐榘擊之鐫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冑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冑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爲金賀正使接伴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馬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七諡文肅

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父故讀其磨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愛在民孫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僞君子哉商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開禧儀同直柱國鉞軍國置軍節度使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李宗勉

袁甫

劉黻

王居安

李宗勉字疆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黃州教授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閣尋改太學正明年為博士又明年遷國子博士寶慶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三年召為祕書郎紹定元年遷著

宋史卷四百五 列傳 一
作郎入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咎殃明年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獨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聞哉不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推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蹶怨憤莫伸肅聚山林勢所必至採焚拯溺可不亟爲之謀哉尋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對言天災甚切四年差知台州明年直秘閣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在未行端平元年進直寶章閣依舊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權右司召改尙左郎官兼職仍舊尋兼左司五月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弊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損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損也行之旣久損

宋史卷四百五 列傳 二
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羸縮之柄不在楮
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
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
壁未繕脩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
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
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
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
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
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疆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
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
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
疆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
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
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
畫又言內降之敝大略謂王府后宅之宮僚戚里奄寺
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
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
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
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爲嫌不以救過爲急每事希旨迎
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後而論列

之其累聖德亦多矣况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
左司諫明年春兼侍講首言均房安蘄光化等處兵禍
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
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
猶在秋今之所慮者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
蹙必有存亡之憂悔將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
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
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
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
若云防江爲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

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扼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
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
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
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
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
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
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簡
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
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
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爲三帥而以江

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彊壯者以充遊兵以補運籍仍選汭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爲宴安所移切劘於廣廈之間而退爲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爲卷舒者也陛下旣不以爲憂則誰復爲陛下憂擢諫議大夫兼侍讀首言邊事當增兵防托上流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爲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爲難苟聞之不以爲戒玩之不以爲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裒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楙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

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損歲月坐失事功進參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諡文清

袁甫字廣微實文閣直學士熒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祕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旣興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

高拱羣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爲鳩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儉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它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荅天譴召和氣哉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與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摹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

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紬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椿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道寬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脩陂塘剏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二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凡州縣窠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爲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振濟饑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于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尚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寇迫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郡關制司聞于朝爲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

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春夏雨久湖溢諸郡被水連請于朝給度牒二百道振恤之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宮講說朔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歲大旱請于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振恤疫癘大作朔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徹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闕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吏卒竝緣爲姦且抑州縣變賣公私苦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爲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俄寇作

唐石卽調之以行而賊悉平遷祕書少監入見帝曰卿
久勞于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
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
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
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
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
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
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
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
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目今中外臣僚奏事
毋得攆撫以奏是消天下讜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
書舍人繳奏不撻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
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
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
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
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
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
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爲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
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
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

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其心用
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
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
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
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詛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
行迺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
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它志翼曰迺與肅江州而殿
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守富沙日贓六十萬湯巾等
又爭之清叟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
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謂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
急議和恐誤事特清叟與甫並召而清叟未至甫奏臺
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清叟宜在朝
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
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
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楙由淮
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
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曰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
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脩玉牒官
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
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涌旱魃爲虐楮弊蝕其心

腹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
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
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
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至
爲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諡
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錄防
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
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
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年

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濟輩已翕然稱之時丁
大全方爲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
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
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爲
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
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
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
蔡榮誣劾黃之總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
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
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腑

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
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
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
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
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柰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
能不爲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
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養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
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洪恣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
賢彼則恐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
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
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
覘之以爲進退之機迺今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詩
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
此絕矣比年朋邪扇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
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彊人意迺今軟媚者全
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
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
爲少可攻之惡不爲不多術窮柔孔浸有逼上之嫌勢
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躡登從橐以光
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踐公器反類於互

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爲陛下紀綱者
知爲身謀不爲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輩蒙
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
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
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
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爲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
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
大臣爲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
獨臺諫爲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爲鷹犬
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
願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
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
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
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噴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
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堦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
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
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
至公以示天下堦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
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堦則縱俠
客以堦攬關節持闊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簞弄按

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辯明斥媚相之非
謾謬諤謬流出肺腑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
尚敢妄肆萋菲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
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爲天
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堦榮輩貪饕
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
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
民生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
公論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不
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
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
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
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僞陰陷
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
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
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
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
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
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
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

若垓之罪又浮於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爲輕典
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
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
閑散地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
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
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搥唇鼓吻一時正人
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
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魄
遺不止於鞭鞞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
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

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
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
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
家乂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
于震聳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
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
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祇懼終始憂
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一犬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
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爲利以玩爲常未免
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襲而有武帝

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鴆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縉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爲不知道未爲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爲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爲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叅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

宋史卷四百五 列傳 十六
不足效也臣觀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
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
半竊爲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誅於詩
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
中乎理於是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
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
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
爲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
則是三省之出命卽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爲
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其事當行其事當息具有條貫
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願不
黷歟元祐間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今高氏
朱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除損又可增
長乎治平初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有聖
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司馬光
力諫以爲皇太后旣損抑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
乃令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專而
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
將何以爲國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
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得私也四年改正字言

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繫不容不憊惻開陳疏上踰日未蒙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旣不得其言若更貪慕恩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慊會丁父憂去位服除授集英殿修撰汾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春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召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

給王十朋祠堂田土十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逾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犬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蒙川集十卷行于世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卽答曰夫子教

人孝耳劉孝韙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兒使賦七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韙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入太學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薦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平面力爭不少屈入爲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首言人主當以知人安民爲要人未易知必擇宰輔侍從之賢使引其類民未易安必求愷悌循良之吏以布其澤次言火政不修罪在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步兩司罪鈞異罰固不可安有

薄罰一步帥而二人置弗問乎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况館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勲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仙都觀隄年起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且言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洩銅鑠有損無益宜遏絕禁止皆要務也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爲祕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

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上也李璧嘗語人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祕丞之明白者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官誅韓侂胄居安實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首論侂胄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官庭剝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躡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遣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爲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它將其策至善侂胄與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况兵燹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

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强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愴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爲爲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又劾曦外嫗郭倪郭僕竄嶺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講方侂胄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已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寃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竝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

宋史卷四百五
列傳
二十五
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日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
書於是爲諫官才十有八日旣供職卽直前奏曰陛下
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
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紙
未乾乃以迂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
帝爲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
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
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復
官知太平州當邊遽甫定歲儉汰去軍羣聚寇攘居安
威惠流行晏然若無事時將副劉佑爲怨家詣闕告密

置獄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路辯其冤或謂佑自誣服得
無嫌於黨逆乎居安曰郡有無辜死奚以守爲事果白
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葛懌者用戚屬恩補官豪
於貲嘗憾父之嬖旣去而誣以盜株連瘦死者數人懌
乃未嘗一造庭居安一閱得實立捕繫論罪械送他州
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
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
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
者稍堅持之則就禽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
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蹈其

敵賊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志
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
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矣放
兵四劫掀永新撤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調江鄂之
兵屯衡贛而他兵駐龍泉者命吉守節制焉吉守率師
往幾爲賊困池兵來援失利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
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
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
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不取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
于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爲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
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
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
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
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特險陟降如猿
猴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
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
皆感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
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于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
嗾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禽元勵以獻時青草峒
賊亦就禽並磔于吉之南門元勵旣誅世傳以功負特

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
堡壁固守居亡何世傳果與兄世祿俱叛居安奏乞朝
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密爲方略遣官民
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居安
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
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徙鎮襄
陽以言者罷閒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
召遷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
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輿地寶王之歸盍思當時之
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宮
未幾以寶謨閣待制知温州郡政大舉理宗卽位以敷
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大中大夫提舉
崇福宮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
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
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
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
招捕居安旣留募軍校劉華丘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
賊已至郡矣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卽引退華銳
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倔彊好大言
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爲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

劔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卽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巖集行世論曰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袁甫學有本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劉黻分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羣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宋史卷四百五終

宋史卷四百六

列傳第一百六十五

開禧儀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春坊右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崔與之

洪咨夔

許奕

陳居仁

劉漢弼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日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

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參軍
常平倉久弗葺慮雨壞米撤居解瓦覆之郡守欲移兌
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
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
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況故殺子孫
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疆發民廩
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
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
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賈糴令民
自槩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閔漕
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
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 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
點刑獄偏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
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菴民或取葉
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
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
皆爲榜免其他利疾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
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爲十
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
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援廣東循梅諸

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
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顏幾幾守瓊
遂行之召爲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
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遷
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
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
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
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
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甃因滁有
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
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
不練分疆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十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
皆倣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
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
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
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
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
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
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瑋承密劄取泗州
兵渡淮而後牒報瑋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

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瑋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卽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

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
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
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
大才之兵屢劔昌祖不救遂棄早郊吳政屯鳳州張威
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
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
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
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
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
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
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
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
言初金人旣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
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州以
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
自是不敢窺興元旣復鏤榜邊關諭招納金人謀得
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
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
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
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

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
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
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
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
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
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
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西游似李
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
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
察其大言亡實屯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
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
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旣受代金謀知之大入與之再爲
隣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
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
宗卽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
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
旣親政召爲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
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
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

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
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
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
聲言欲得連帥洎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
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
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
是與之聞命亟拜卽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
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
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叅知政
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
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
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
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
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
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
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
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
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
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
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

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
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
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
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
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
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
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
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
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
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
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
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
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
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
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
凡有絲髮寅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
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
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
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
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

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洞霄宮自領卿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
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
諡清獻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皋主簿尋
試爲饒州教授作大治賦樓鑰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
授以言去丁母憂服除應博學宏詞科直院莊夏舉自
代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邊事纖悉爲盡力丘壽雋
代與之爲帥金人犯六合揚州閉門設守咨夔亟詣壽
雋言曰金人忌楚必未至揚乃先自示弱不特准左之

人心動而金人且驕必來矣第當遠斥堠精間探簡士
馬張外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金人果來
犯某當身任之壽雋愧謝已而金人果遁山陽兼帥事
青州張林請獻銅錢二十萬緡咨夔謂宜以所獻就犒
其軍如唐魏博故事使無輕量中國心帥乃令輸其半
林亦不復來與之帥成都請於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
成都府與之爲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
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
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
忠蜀人高之尋知龍州州歲貢麩金率科鑛戶咨夔曰

將奉上乃厲民乎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戍邊復苦
餽饌爲請于制漕司免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
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爲秘書郎遷金部員外
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
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
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李全
必爲國患於是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鑄二秩讀書
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卽以禮部員外郎召
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
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
下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間
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爲朝廷重真德
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翼日與王遂並
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擢臺諫久
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
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入
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
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
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
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

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
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
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
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
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
更始之意帝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使薛極以厲大臣
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
大振明年改元端平咨夔預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
使人人得盡言無隱又乞令內職任之穹者各舉所知
皆從之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咨夔言聖學
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閨
門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
根本無生事邀功又言常平義倉鹽課及苗稅多取之
敝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
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
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
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
廟歸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
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
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

悉從擢殿中侍御史會王定入臺察力詆蔣重珍咨夔
乃按定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咨夔中
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
學士院時咨夔口瘍已深復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
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夔奏臣數備臺諫
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
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奏比徇私
成俗化實未更所恃以一公鏖萬私者獨陛下耳而好
樂營繕親厚近屬保護舊臣若未能無所繫累上在位
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
養之併爲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召赴闕下

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
學士卒御筆共咨夔鯁亮忠愨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
特贈兩官其遺文有兩漢詔令單抄春秋說外內制奏
議詩文行于世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丁內艱免喪調
涪城尉慶元五年寧宗親擢進士第一授簽書劔南東
川節度判官未期年持所生父心喪召爲秘書省正字
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秘書郎著作佐郎
著作郎權考功郎官非報謁問疾不出遷起居舍人韓

侂胄議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爲叅謀廟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單薄乞鞫勘賊吏未廢勿用特與放行以啓僥倖者宜加遏絕所言皆侂胄所不樂也蜀盜旣平以啓居舍人宣撫四川奕謂使從中遣必淹時乃至旣又徒云犒師而不以旌別淑慝爲指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執政是其言又請遇朝會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常儀前後殿坐侍立官御坐東南面西立可以獲聞聖訓傳示無極臣僚奏事亦不敢易議下其疏討論之遣奕使金奕與骨肉死訣詣執政趣受摺請行執政曰金人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將柰何奕曰徃集議時奕嘗謂增歲幣歸俘虜或可耳外此其可從乎不可行者當死守之尋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金人聞奕名久禮迓甚恭方清暑離宮相距二十里至是特爲奕還內方射奕破的十有一乃卒行成還奏帝優勞久之奕復奏和不可特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復歸于我客有以使事賀者奕撫然曰是豈得已者吾深爲天下愧之權禮部

侍郎條六事以獻俄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傳伯成以
言事去職奕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比年
上下以言爲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
得盡况疏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倖捷出宜
加裁制夏旱詔求言奕言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于死
不可責償于禱祠之間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
講醮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
爲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謹聲如雷蓋更化
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又
曰內降非盛世事也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
裴伸何人驟爲帶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奕言最爲切
切攝兼侍讀每進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願陛下
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帝疑思
乃徐竟其說帝曰如此則經筵不徒設矣遷吏部侍郎
兼修王牒官兼權給事中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
之撓政體者而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論
尤聽之加楊次山少保未陽郡王奕上疏曰自古外戚
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至次山果辭則
宜從之如欲更示優恩則超轉少傅在陛下旣隆於恩
在次山知止於義顧不休哉又言史彌遠力辭恩命宜

從之以成其美疏入不報奕遂卧家求補外以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彌遠問所欲言奕曰比觀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也嘉叙瀘俱接夷壤董蠻米在大入俘殺兵民四路創安邊司窮治其事奕得夷人質之以致所掠畝是迂安邊司夷酋王粲浮櫛木萬計入賈奕慮其蕩水陸之險驅之安撫使安丙新立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謗書問奕奕喟而言士不愛一死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也奕願以百口保之象祖艷然曰公悉安子文若此乎適宇文紹節宜撫荆湖還亦曰僕願亦百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

委寄益專奕於丙深相知而職事所關必反復辯數以求直其後士多畔丙奕獨以書疏候問愈數移知夔州表辭不行改知遂寧府捐緡錢數十萬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士爲浮梁作隄數百丈民德之畫像祠于學進龍圖閣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霖雨壞城撤而築之不以煩民亦捐緡錢十二萬爲十縣民代輸於是其民亦相與祠于東山僧舍會金人敗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信賞必罰以獎忠義收人心又言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

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奕欺罔降一官詔提舉玉隆宮未
數月特復元官提舉崇福宮還家草遺表曰自念本非
衰病初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爲諱及鍼
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靖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
脈絡不通之故皆寓諷諫之意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
贈通議大夫初奕之守瀘帝顧禮部尚書章穎曰許奕
已去乎起居舍人真德秀侍帝前論人才上以骨鯁稱
之奕天性孝友送死恤孤恩意備至通籀隸書所著有
毛詩說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奏議襍文行世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太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
女因家焉膏初爲汾州教授佐守臣張克戩捍金人後
知惠州單馬造曾衮壘譬曉降之鄞僧王法恩謀逆事
覺或請屠城膏方爲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
悉寬宥之居仁年十四而孤以廢授鈇山尉紹興二十
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
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移永豐令入監行在黠檢贖
軍激賞酒庫所糴場詔修高宗聖政妙選寮屬與范成
大並充檢討官淮甸交兵魏杞以宗正少卿使金辟居
仁幕下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突騎大至
彎弓夾道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天寒且醕此觴

觀者壯之乃諭金人開道入卒成禮減歲幣而還因出
疆賞轉承議郎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杞秉國柄居仁
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爲用不就允文
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
爲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爲之色動徙主軍
器監簿宗正修玉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
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
規模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
今未定孰爲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
益知此言之當也遷將作監丞轉國子丞九年進秘書
丞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特
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畧之士或多便佞輕躁
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權禮部郎官嘗言臺閣
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帝問其人居仁以李燾莫濟對
甫數日召燾居仁力請外乃知徽州帝令陛辭慰諭遣
之至郡告以天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
則有罪乃招三衙軍植二表于庭有輸納中度而遭抑
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
稅者恒裹贏以歸鄰州有訟多詣臺省乞決於居仁秩
滿邦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

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帝曰名言也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曹出萬死策勲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芻干市軍士解體乞加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帝覽之嘉歎會駕大閱白石卽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爲之呼舞留爲戶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爲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賞之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權禮部會樞屬關負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爲郎乎卽授樞密院檢詳文字尋爲右司遷左司又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藏諸庫居仁親視按牘嘗謂有罪幸免則寃者何告誣枉者七人皆當叙復執政難之居仁退疏其寃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尚復何疑詔以早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寬大御史京鏗極論從窄之敝此風未革假吏部尚書使金還遷起居郎尋兼詳定一司敕令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爲寬逋負實以惠頑民耳名爲赦有罪實以惠姦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爲夫人居仁繳奏帝喜

迎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
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臣下省
思慮以順精神詰且令清中書之務權直學士院帝曰
內外制向委數人今陳居仁一人當之不見其難乞詔
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計當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
富民之要術也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築長隄扞江新
安樂寮以養貧病之民撥閒田歸之進煥章閣待制移
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
零繭稅有因告雜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
之將覆出爲惡遂誅之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克歸二
子行匄于道聞而憐之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
教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萬給
兵食不報爲書以義撼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覘之間
遣雜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雜
居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因饑民治古海鮮界港
爲石礎丹徒境上蓄泄以時以通漕運治江陰姦僧加
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饑民嘯聚部分逐兵遮擊
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暴橫申蠱毒之舊禁有
召命求間者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率
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凝遠處已應物壹以誠信

臨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有奏議制藁詩文行世子卓

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州移寧國府丞相以故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李全叛禡其爵詔書至淮人益自勵太廟災降罪已詔京師感動皆卓所草也爲簽書樞密院事未幾母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間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有六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吳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其孫定孫力請諡于朝廼諡清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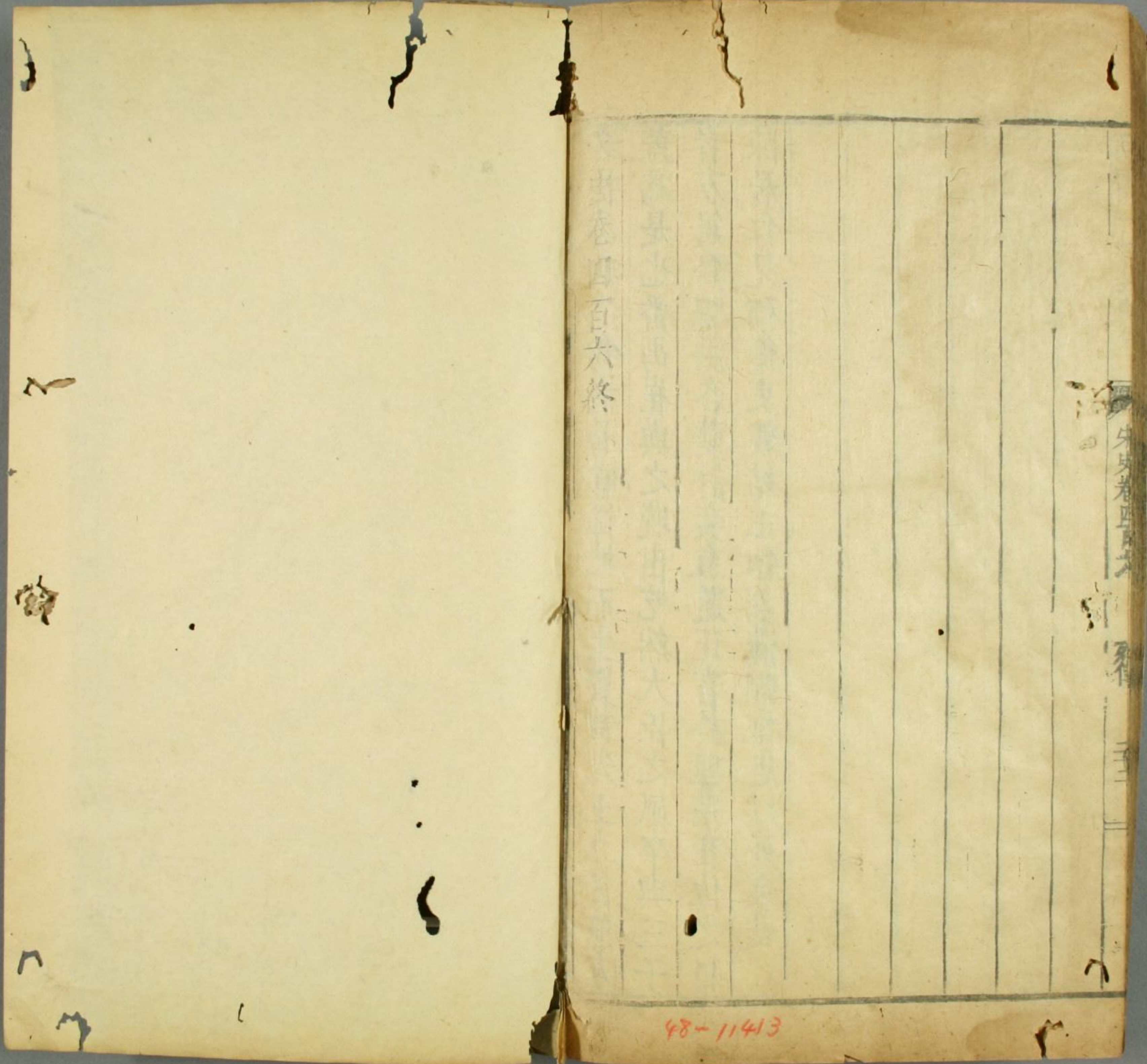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生二歲而孤母謝氏撫而教之

嘉定九年舉進士授吉州教授歷江西安撫司幹官監南嶽廟浙西提舉茶鹽司幹官召試館職改秘書省正字序遷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著作佐郎兼史館校勘權考功員外郎升著作郎知嘉興府兼兵部員外郎改兼考功尋爲考功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編修國史檢討實錄擢監察御史出知温州尋擢太常少卿以左司諫召擢侍御史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爲正字時應詔言事極論致蓄弭蓄之道爲校書郎轉對舉蘇軾所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又論制閫當復其舊戎司當各還其所邊郡守當用武臣又

論決和戰以定國論合江淮以壹帥權公賞罰以勵人心廣規撫以用人才爲著作佐郎言兵財楮幣權不可分又言取士之法詞學不當去宏博字混補不如復待補之便爲著作爲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於時務及爲言官帝獎諭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心以告漢弼以臺綱久弛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員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松陽人爲時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賁互按者明日賁有他命而漢弼由是去國嵩之又擅國柄帝益患苦之旣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別邪正以息衆疑奏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其言併付外行之及爲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旣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遂決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笏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又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達韓祥濮斗南王德明

皆疇昔託身私門爲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帝嘗屬漢弼以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望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姦邪未盡屏汰論議未能堅定爲慮遂感未疾居亡何遂卒特贈四官未幾賜官田五百畝褚五千緡給其家諡曰忠漢弼之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以爲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旨微矣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爲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爲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出卷四百六終

宋史卷四百六

48-11413

